

文化理论
从 书

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编

Culture and Arts
in the Micro Era

“微时代”的
文化与艺术

汪民安 盖琪 等●著

文化理论
从 书

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编

Culture and Arts
in the Micro Era



“微时代”的 文化与艺术

汪民安 盖琪 等●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“微时代”的文化与艺术/汪民安等著;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编.
—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15.6

(文化理论丛书)

ISBN 978 - 7 - 5161 - 6362 - 7

I. ①微… II. ①汪… ②首… III. ①文化艺术—文集
IV. ①G0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47016 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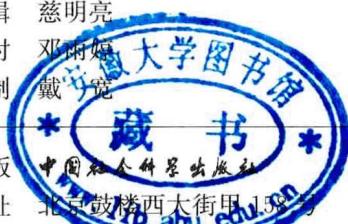
出版人 赵剑英

选题策划 郭晓鸿

责任编辑 慈明亮

责任校对 邓丽娟

责任印制 戴小虎



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
邮 编 100720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发 行 部 010-84083685
门 市 部 010-84029450
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

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
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
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10×1000 1/16
印 张 27.25
插 页 2
字 数 458 千字
定 价 96.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，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电话：010-84083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理解微时代的微文化

陶东风

今天，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名副其实的“微时代”。微博、微信、微贷、微电影、微小说、微媒体、微广告、微支付、微信用、微管理、微投资、微生活……所有这些以去中心化、碎片化、零散化、即时化和赛博化为特征的新兴文化形态、传播方式乃至经济活动形态、生活形态，已经在潜移默化间重新定义了我们的生活。可以说，“微”已经成为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关键词。

曾几何时，我们的文化是以“大”为特征、为追求的。在以福特主义为纲领的现代化大工业时期，“大”成为备受推崇的发展方式、文化诉求和美学理念。在现代性的旗帜上写着一个大大的“大”字。在唯“大”是求的发展模式下，我们创造了大城市、大工厂、大烟囱、大流水线、大托拉斯、大广场、大楼、大马路……可是与此同时，我们也必须忍受大污染、大拥堵、大强度甚至大混乱，“大”成为现代人典型的“文明病”。就此而言，可以说，对于“大”的迷思在很大程度上是症结所在。“大”曾经、正在并将继续让我们感到紧张、压抑、沉闷甚至恐怖，“大”开始走向蠢笨、无个性和千篇一律。我们逐渐开始厌倦“大”，因为“大”已经越来越远离人本身。

在新世纪，“大”已经不再是无争议的一个褒义词。

与此同时，后工业、后现代社会的来临却让我们发现了“微”的魅力和“小”的美好，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更是把我们带入了微时代，为微文化插上了飞速发展的翅膀。我们逐渐体会到，“微”其实是一种更为亲切、随和、个性化和人性化的生活样态和文化风格。“微”可以让我们放松，“微”可以让我们从容，“微”可以让我们回归我们自身，“微”时代的来临

带给我们会心的微笑，给我们无“微”不至的关怀。

应该说，“微”不仅是一种文化理想和审美理想，更标志着我们这个时代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生活形态的转型。

在政治层面上，“微时代”的政治不再是宏观政治一统天下，更加世俗化和平民化的微观政治正在改写我们的政治话语，重新设置我们的政治议程。微观政治使得“政治”的含义变得更加丰富多元，政治的内容与日常生活建立起了更强的相关性，参与政治的途径变得更加多样、快捷，参与群体更加草根化。在微时代，权力更加分散，参与更加便捷，微时代的微技术使得真正的草根政治成为可能。

在经济层面上，“微时代”的经济是后福特主义的经济，是以更加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为导向的经济，是品质高于规模的经济，是绿色环保的经济，是互动、对话和共赢的经济。微经济更加尊重每一个消费者的需求，它提供的服务更加无微不至。

在生活层面上，“微时代”既不拒绝理想主义，但也不排斥物质生活，既尊重英雄主义，更关爱平民百姓。它巧妙地将审美的触角延伸到日常生活的每一分肌理之中。“微时代”不排斥大气和粗犷，但同样懂得欣赏优雅和精致。

“微时代”的微文化的特征或许可以用四个关键词来概括，那就是——个性，自由，草根，青春。

“微”文化是一种张扬个性的文化，DIY文化，微文化的口号是：Do It Yourself!

“微”文化是一种崇尚自由的文化，它具备更多游戏精神而较少实用功利，微时代的选择权更加多样，更加自主。

“微”文化是一种草根参与的文化，一种祛魅的平民文化，一个去精英化时代的草根文化。“微”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低门槛（微投资），“想拍就拍”，“想唱就唱”。

“微”文化是一种青春活泼的文化。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，生活方式、交往方式、生产和传播方式日新月异的时代，“微”文化已经成为青年亚文化的天堂，青年成为“微”文化的天然主体。

当然，微时代并不是一个新的乌托邦，微文化和微生活也绝非完美无

缺。微技术在方便信息发布的同时，也制造出大量的信息垃圾、瞬间信息，也使谣言更加容易传播。它在扩大交流的同时也造成了人际交往的部落化和“江湖”化，并在消费主义的裹挟之下使人们迷恋于私人生活中的“小物件”“小玩意”，从而丧失了现代公民所应该具备的大责任、大理想、大视野和大胸怀。

因此，我们同样有充分理由警惕微时代的畸形发展，变成四分五裂的微分子时代。

目 录

理解微时代的微文化 陶东风(1)

微时代的文化与文学

机器身体:微时代的物质根基和文化逻辑 汪民安(3)

微文化时代的三副面孔:混合所有制、移动互联网与21世纪的

青年问题 孙佳山(8)

马苏米、斯迪拉克与身体 郭 峰(14)

微时代的后人类

——信息空间中的科技生命 张 凯(27)

思考“微时代”:“微时代”的霸权与渺小主体的命运 谷 李(40)

“微/委托邦”状况 韩 琛(46)

当林妹妹邂逅“微时代”

——《红楼梦》的媒介转型 许苗苗(56)

网络女性写作中的酷儿文本与性别化想象 杨 玲 徐艳蕊(67)

萌:“微时代”的审美经验 蒋 磊(81)

颠覆与重建:“微时代”的后现代美学征候 王小平(96)

微时代的影视艺术

“微时代”与电影批评的命运 陈旭光(125)

微时代的艺术生产与传播

- 以影视艺术为例 胡智锋(133)
微电影发展现状及趋势预测 刘汉文(137)
微电影艺术:满足需求 创造市场 左 芳 李 飞 洪 一(143)
微电影研究的公共性问题及其辩证反思之路 孙 婧(152)
微电影的特殊美学 李简瑷(162)
见微知著:微电影与微文化 张公善(171)
论影视动画产业链建构中的网络微营销 杨晓林(182)
新媒体视阈下的“恶搞配音” 陈 涛(194)
“微时代”下的“微音乐”探寻 姚国强 吴丽颖(207)

微时代的文化霸权建构

- 以全球流行的电视剧《神探夏洛克》为例 林 品(215)
媒介融合背景下自媒体脱口秀节目的涌现
——《罗辑思维》个案研究 刘秀梅 邵 慧(225)
“微时代”传媒艺术的文化变革 盖 琪(236)

微时代的传媒与社会

微时代的后启蒙与美学之维

- 历史理性面临的新选择 毛崇杰(247)
微民主与现代公民性建构难题 周 宪(267)
微客、微话语与“复杂思想”的消解 周志强(272)
“四跨”与“三改”:“微生活”新论 张颐武(279)

微博使用对当代大学生公民意识建构的影响

- 基于在校大学生“新浪微博”使用状况调查的研究
潘瑞佳 李 艳 郭双双(283)
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网络谣言 陈国战(299)
网络视频新闻微博传播中的文化政治 张爱凤(314)

社交网络中的图像驱动文化

- 以 Instagram 和 Snapchat 为例 郑以然(327)
微时代下媒介话语权的解构与重构现象研究 李佳佳(339)
相聚却孤单:微时代的公共交往 许 航(346)
自由,在场,未定的共同体
——微博式生存的内在分析 廖 恒 台佐峰(355)

微时代的日常生活

- 微时代的迷文化生产力:“星巴克”的社交情境消费研究 方玲玲(365)
“社会生活噪音”的诞生 罗小茗(375)
微信的双重消费逻辑与大众消费狂欢 农 郁(394)
微时代的日常生活与文化消费 王 青 苏 扬(405)
老年人的“微时代”日常生活:一项基于访谈的研究 刘作为(410)

后记 (423)



微时代的文化与文学

机器身体：微时代的物质根基和文化逻辑

汪民安*

微时代的文化事实上奠基于互联网文化，它是以手机和电脑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。电脑和手机是这种文化最重要的标志。它们是技术的最新产物，同时也是机器进化的最新产物。较之传统的机器大工业，电脑和手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它们将大工业时代机器的多种功能进行了浓缩和概括，这样，机器发生了进化，它不断地突破自己的边界去抢占新的领地。比如说，电脑（手机）抢占电视的领地，抢占音响的领地，抢占计算器的领地，甚至抢占算命先生的领地。它甚至有多种接口，可以和其他的机器有一种实质上的组装，它可以容纳别的机器输送来的信息，它有插口随时承受来自外部的输入。电脑功能不断地改变。

手机和电脑不仅吞没和席卷了其他的通信和娱乐机器，同时，也改变了自己的物质形态。它越来越小巧，越来越轻盈，因此越来越具有流动性，越来越从形状上趋近一部手机，越来越和人之间形成一种身体上的依附关系——人们最初是奔赴于一个静止的、固定的、醒目的电脑；现在，人们可以将电脑随身携带，让身体成为电脑的依附之地，让电脑成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，让电脑和人们形影不离。开始是一个显示器和一个笨重的主机盒子组装的电脑，它和人保持着距离，成为人的一个客体；接下来是一个可以放在书包里面随身携带的移动电脑，它是人的一个亲密伴侣；现在是手掌中的电脑，一部手机电脑，它简直是人的一个新器官。这是电脑最新的自我进化，一个打破了手机和电脑界限的奇妙机器。

* 汪民安，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教授。

也就是说，作为微文化载体的机器，本身也越来越小。事实上，我们从历史上看，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化。最初的城市文化就是大机器大厂房的文化，机器是城市的中心，让所有的人跟着它转动。随后是家用机器的出现，机器成为家庭的中心。现在，手机成为身体的中心，让整个身体围绕着它转动。机器从厂房和公共空间转移到家庭空间，现在则转移到身体空间——手机和电脑都是人体的器官。

互联网使得所有的事物都获得了信息的地位。再微不足道的东西都可以转换成一个信息，一切都被信息化了。电脑（手机）作为机器，生产和消费的都是信息。尽管信息的生产和消费由来已久，但是，电脑的信息概念则完全不同。对于一般的诸如电视机这样的信息机器而言，信息总是被特定人群所生产，然后又被另外的特定人群所消费。因此，信息总是被遴选，被编码、被体制化。它们是现实的反映，也是现实的一部分。对于电脑而言，信息可以被所有人生产，也可以被所有人消费。最主要的是，电脑意味着一切都可以被信息化，连隐私也可以被信息化（事实上，人们常常将自己的最私密的东西，将自己的身份、财物，以及内心意愿等，也就是说，将自己的全部存在感，都储藏在电脑里面，以至于电脑一旦丢失，存在的意义仿佛就丢失了一样）。人们可以将一切，不仅是外部世界的一切，甚至是自我的一切，以电脑的方式信息化。就此而言，信息的概念会发生一些变化——信息是因为电脑而产生的。人们总是说，信息事先在现世存在着，它有待一个传播机器来完成和表述它；一个好的传播机器正是能够对信息进行恰当准确的再现。人们总是以此为标准来衡量广播、报纸和电视。但事实上，电脑或许会改变信息的定义：没有什么事先的信息，信息是被创造出来的，信息是电脑的产物，是因为有了电脑然后才有了信息。所有发生之事，所有琐碎之事，所有现存之物都可以被电脑转化为信息——反过来，所有未发生之事，所有可以想象之物，所有虚构之物，同样可以借助电脑转化为信息。电脑可以将一切可见的和不可见的，将现实的和非现实的，进行信息化的处理。如果说电脑是一个非物质性的生产机器的话，那么，它将整个世界进行了非物质化的生产，它将世界生产为信息。整个世界被信息化了并以信息的方式而存在。信息不再构成现世的一部分，而是现世完全转化为信息。

电脑（手机）构成了一个自主的生存世界，不过，这个电脑人生法则同

现世人生法则迥然不同。它有它的符码，有它的存在方式，有它的语言，有它的逻辑，有它的价值观。电脑的所有程序和规范，都是这个电脑人生的培训教程，如同现实中的每个规范和法律都是现实人生的教程一样；如同人们每天在现实人生中有自己固定的上班线路一样，人们在电脑人生中有自己固定的网游线路；如同人们在现实中有固定的伙伴和朋友一样，在电脑中人们也有自己的固定伙伴和朋友；这样，每个人有一种现实的人生习性，也有一种电脑的人生习性。他们之间似乎并不存在必然的关联。人们过着两种人生。当他坐在电脑前，他同时以两个身份、两种形象、两种习性的面孔出现。在这个意义上，电脑是一个分裂的机器，它将人一分为二。这两个世界如此迥异，以至于人们常常感到惊讶：一个人居然能够展现如此不同的两幅面孔。电脑人生，既非现实人生，也非电影式的梦幻人生，它甚至也不是这两种人生的辩证综合，它只能属于自己的特有人生。在此，这个人生唯一确定的是，它不可能像睡梦那样最后被现实人生所惊醒。它将持续地存在，并且一直和现实人生相互较量。

互联网和手机编织了一个无限广阔的网络，每个持有手机的身体都置身于这个网络，并且在其中占据了一个环节。这个网络具有如此广的社会覆盖面，以至于人们现在按照这个网络来组织自己的交往行为。人们现在借助手机来为自己设定一个社会位置，设定一个可见性的时空场所。每个人都被想象成一个手机人，一个有手机号码的人。人们要确定这个人，要找到这个人，不再是去直面他，不再是去找到他的肉身，而是要找到他的手机号码。他的号码就是他自身。肉身似乎变成了一个号码，每个人都被抽象成一个手机号。人们一旦开始认识，一定是要彼此交换各自的手机号码。储存了这个号码，就储存了这个人。人的背景，人的地址，人的整个内在性，都被埋伏在一个号码中。储存了一个手机号，就储存了一个人的种子，他的全部背景可以在手机上萌芽，交往的全部结果也在这个号码上萌芽。社会关系现在就以手机号的关系得以表达。人们的社会关系联络图就以手机号的形式锁在手机之内——不被储存着的号码有时候会被排斥——很多人发现手机上的来电并非属于被储存号码的时候，就会拒绝这个交往链条之外的陌生电话。人们也会改变自己的储存号码，这会导致自己同先前的某些社会交往链条崩断。让自己从另外一些人的目光中消失，就会让自己的号码从另外

一些人的手机中消失。

一旦人们按照手机来组织这个社会，那么，如果没有手机，人们在某种意义上，就会被抛在微时代社会之外。它没法和这个社会兼容，或者说，有手机的人和没有手机的人，这两种“身体”没法兼容。因此，一旦参与这个社会，就应当作为一个手机人的形象出现，就一定要掌握、运用和顺应手机。一个生物体一定要与时俱进。一个人如果长时期关掉手机，不论他每天如何频繁地出没于大街小巷，人们可能还是会认为这个人从社会中消失了。

不仅成年人转入到这个网络中，获得了自己的虚拟身份，孩童也开始迅速地使用手机和电脑。机器以前是成年人的使用对象，现在，孩童们从小就开始使用和消费机器了。孩童们不仅在虚拟世界获得身份，他们还将电脑和手机作为一种新的玩具，几乎所有的少年对这些玩具机器都能无师自通，甚至还可以做父母的教师。从孩提时代开始就和机器打交道，人的一生终将和机器形成一个装置。最重要的是，孩子们的玩具开始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，最初的孩子的玩具对象是泥土，接下来的对象是各种拟人化的娃娃（女孩）或者汽车（男孩），或者是各种人造的玩具，现在，不分男女，最重要的玩具对象是 iPad。成年人的玩具和孩童的玩具一体化了，人们会发现，父母和孩子争抢 iPad 或者 iPhone 的情况并不少见。电脑和手机，既是一个信息机器，也是一个娱乐机器。这或许就是人们沉湎于网络的重要原因。

所有这些对日常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呢？

首先是生活的碎片化。人们的日常生活被切成碎片了。但是，碎片并不是现在发生的，大机器的时代已经导致了碎片化的生活。今天的碎片化生活有不同的形式。以前人们被大的工厂机器所控制，是车间流水线上的一个环节，是机器的一个环节，被机器撕成了碎片；但是现在，人们是无限信息流中的一个环节，人们被各种各样的信息撕成碎片。信息蜂拥而至，穿越了人们的每时每刻，穿越了人们的整个身体。一旦身体被撕成碎片，一旦沉浸在娱乐之中（人们对机器的兴趣就在于娱乐），一旦过于沉浸在当下的枝节和琐细之中，人们就缺少总体性的视野，缺乏超越性的怀疑精神。人们陶醉在互联网的虚拟世界中，看上去，人们在互联网上建构起了一个公共世界，实际上，人们借助于这个虚拟的公共世界在品尝自己的私人快乐。

互联网使得全球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。在这个世界里，世界的空间距

离消失了，不再构成一种联系障碍。不过，或许这也让现实中的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大了。人们没完没了地和远方人对话，但却不愿意和身边的人交流。而且，人们也倾向于愿意借助手机和电脑交流，而不是面对面交流。互联网上人们越来越亲密了，现实中的亲人越来越疏远了。人们共处一个餐桌，却往往并不面对，而是各自埋头于自己的手机，各自和一个遥远的人在交谈或者分享。互联网填平了地理鸿沟，却又挖了一个新的现实沟壑。

由于电脑和手机这一技术的普遍运用，全世界的人都借此获得了某种同质性。我们并不是说，新技术和互联网使得人们完全趋同，但是，它们确实让人们分享某些共同的生活习惯，某些共同的自我技术。孩童们在玩同一种游戏，接受同一种互联网文化，使用同一种电脑技术，塑造孩子的技术越来越接近了——这或许是另外一种意义的全球化——文化的全球化。这种基于互联网文化的全球化，会不会使得民族之根、民族的习性在不断地剪除，不断地消亡？

微文化时代的三副面孔：混合所有制、移动互联网与 21 世纪的青年问题

孙佳山*

一 “库兹涅茨曲线”与微文化时代的历史发生学

微文化，是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，我国社会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现象。“微”，也是描述、概括、把握我国当前社会症候的一种特色鲜明的认知方式。能否准确理解当下种种的微文化现象，特别是文化艺术领域中的微文化现象，在很大程度上，成了理解这个时代的关键。

在文化艺术领域，2008 年以来，在《蜗居》《裸婚时代》《北京爱情故事》《北京青年》《致青春》《中国合伙人》《小时代》等影视作品中，蜗居、裸婚、蚁族、屌丝、微茫、重走青春、重回体制内、逃离北上广，成了描述青年以及青年自我描述的重要症候，而这一切又和北京奥运会、上海世博会、GDP 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等重大历史事件是同步发生的。这与 21 世纪以来，中产阶级理论照耀下的日常生活领域的白领想象，那种以“大国崛起”为高潮的全社会乐观情绪，形成鲜明的对比，深刻地揭示了也许是自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，在文化艺术领域，最为深刻的断裂。

蜗居、屌丝、微茫、重走青春等关键词，是标识这个时代面孔的突出特征，它们也成了理解微文化时代的有力抓手。为什么在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

* 孙佳山，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。